檀弓述註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君謂國君通諸侯及大夫有采地者而言公則專指諸侯也車遣車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其牲體分折包裹用此車載以遣送亾者車形

長丁丈反 乘去聲

甚小欲置之椁內四隅不容大也黃氏曰此送殤遣車之禮殊尊卑辯適庶也尊卑殊則國體正適庶辨則家道嚴矣不言中下殤者中殤從長殤下殤則長殤三乘者殺其二一乘者無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達官謂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官皆有長貳此以長言皆不及貳也如長缺則貳代之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宮殯宮朝謂柩朝廟而將發之時次待賓客次舍

也大夫將葬君往弔於殯宮弔畢柩出孝子攀號

不忍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如是者

三柩車遂行君即退去君來時不必恒在殯宮或

當柩朝廟之時亦如之或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

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則亦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朝音潮

將字下得有輕重當時向他大夫門猶有著凶服者故曰將亾將者未絶之辭斯道也兩句是倒句法若順之當云士惟公門說齊衰斯道也將亾矣不亦善乎亦是倒句法若順之當云君子表微不亦善乎然不倒則無頓挫

五十始衰不以筋力爲禮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亾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季武子卽公孫夙也蟜姓固名魯士也武子寢疾蟜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耳此禮將亾我之凶服以來欲以救此將亾之禮也武子善之故言失禮

蟜音矯　說音脫

之顯著者人皆可知若失禮之微細者惟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政人所尊畏固之爲此據禮而行正欲易時人之觀瞻武子雖慽不得而罪之也若曾點之倚門而歌則非禮矣此亦其狂之一端與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事謂殯斂之事辭猶告也士於大夫弔當下堂迎之故其當事而至則以事告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不樂不飲酒食肉皆爲餘哀未忘也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張氏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錯簡當在五十無車簡下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引紼皆索名車曰引取長遠之義棺曰紼取撥舉之義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執引然用人貴賤有

引去聲　壙上聲

數數足則餘人從柩散行至下棺窆時則皆執紼
不限人數皆示助之以力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
君承事主人曰臨
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言必有拜賓者況君
弔乎故君弔臣喪而喪家若無主後則以次疏親
拜之若又無疏親則朋友或同州里及典舍之人
皆可拜之君弔致辭曰寡君承助喪事示君雖尊

亦爲執事來也主人拜致辭曰君屈辱降臨臣某之喪示臣分卑謝君臨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遇凡民之喪於路必使人弔者君於民有父母恩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大夫之喪適子主之受弔拜賓其事也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避適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
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
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爲父後之父謂妻父也適室正寢也夫對妻而言
卽哭妻兄弟者命子爲主之父也來者來弔者也
父在之父夫之父也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
時禮也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
以其正故也故夫哭之於適室己子爲之甥宜爲

舅服緦故命之爲喪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盡爲主之禮也子爲主在東階下故夫入門右北面而哭示無二主也哭則鄰里聞者來弔使人立於門外告以哭之由若弔者與此死者相狎習則使入與共哭明不狎者不入也若已父在則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於尊也若妻之昆弟不爲父後則哭於異室別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

右同國則往哭之

遠兄弟謂異國而居者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也門内大門之内也哭于側室欲其遠於殯宮嫌哭殯也于門内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凡皆不得往哭故也若同國則往哭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句○哉法○

曾子與子張有同道之恩故雖有母喪不釋服而

與平聲

往哭之非弔也或人疑其爲弔故曰我弔也與哉言非弔也劉氏曰曾子嘗聞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以母喪哭友必不然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名寧哀公子也擯贊相禮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而擯相者由左子游如左是知禮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穀音告　爲去聲

穀卽告謂以喪告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魯
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王姬乃其舅之妻也
天子女下嫁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卒則天子
無服主嫁之國爲之服魯莊公二年王姬卒齊來
告赴于魯魯莊公爲之服大功禮也或人以爲此
王姬由魯而嫁故爲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此
說是也或人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爲
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爲大功則非

亾國得國兩語與張老歌哭句法同

矣按禮於舅妻無服而此爲之服者重王命非爲舅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亾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章法）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章法）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亾臣重耳身喪父死

喪去聲　說如字　與去聲

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
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
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
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
私則遠利也

秦穆公名任好晉獻公之婿也重耳獻公次子舅
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顯當作韅子韅公子縶字
也晉獻公卒驪姬之子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殺

遠去聲

之其娣之子卓立克又殺之是時晉國無君而重
耳避難于狄故穆公使子縶弔之寡人聞之者使
者傳穆公之言也恒於斯言當在此死生交代之
際也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
不可失者勸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故言孺子其
圖之也此時秦已有納之之志矣喪人猶言亾人
仁愛也謂何猶言何等大事也說解也誰能解說
我爲無罪也惠弔亾臣重耳謝其來弔也不得與

哭泣之哀言出亡在外不得居喪次也以爲君

者致君憂慮我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辱君

惠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喪禮先稽

顙後拜謂之成拜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

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

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遠反國之利也愛父遠利

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敬姜齊女穆伯之妻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古禮喪在殯朝夕哭必褰開其帷敬姜早寡常晝哭乃以避嫌而不褰帷後人遂因之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而聖人制禮以節之蓋順其哀戚之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始而生之者親也念父母生我不敢以死傷生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

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復者招始死之魂有禱祠之心冀其復也復者北面而呼北爲陰幽求諸鬼神之義冀其復從幽而還也方氏曰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道及其死也猶復以冀其復生則愛之道於是爲盡故曰盡愛之道也冀其復生所以有禱祀之禮也特有是心耳故曰有禱祠之心莊子曰鬼神守其幽則幽者

復去聲

鬼神之道也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
諸幽南爲陽有明之義北爲陰有幽之義故曰北
而求諸幽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就拜與稽顙
言之皆爲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甚者也故孔子
從稽顙而後拜者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

飯上聲　貝邦

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非用飲食之道但用美潔之物以實之耳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銘以雜帛爲之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總長三尺凡銘所以爲

識音志

名明旌謂之銘以死者書名焉死者無形貌可以識別故書之於旗以表之旗卽銘旌愛之而不敢忘故爲旌以錄其名敬之而不敢遺故爲旌以盡喪死之道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重亦木爲之如木主重設於始死之時有柩而又設之重故謂之重主立於旣虞之後有廟而又立之主故謂之主殷旣作主猶聯綴其重以縣於廟

重平聲 綴音拙

[illegible]角云豈知神之所饗恐非所以訓孔子曰祭如在

不忍棄也周既作主即徹重而埋於門外之道左
不敢瀆也馬氏曰殷綴重於廟必親盡廟毀除之
不若周徹重神明依於一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
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自始死至葬時之祭謂之奠奠用素器以喪未久
哀心特甚不尚飾也自虞至練祥之祭謂之祭不
用素器以喪漸久敬心加隆欲自盡也然其盡禮

而漸文豈爲死者眞能來饗而然哉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鄭氏曰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撫心爲辟跳躍爲踊算數也天子八日九踊諸侯六日七踊大夫四日五踊士三日三踊每一踊三

辟讀作擗　去上聲

跳三踊九跳爲一節辟踊乃哀痛之極有算數以爲之節文恐其毀滅性也袒衣括髪形貌之變也悲慍恚憊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唯袒而括髪又去飾中之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時袒有時襲盖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弁以素絹爲之制如爵弁厭冠麻絰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易麻絰者喪致哀親之也葬則有敬心焉喪事遠以神明待之也周之弁殷之冔皆象祭冠以易喪冠而葬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歠歠粥也主人亾者之子主婦亾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哀劇而病也故親喪三日之後君命食之食之者使歠粥

也一說凡喪始死三日以後未殯以前皆當歠粥

君命食之者使食疏飯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
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
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堂室廟中之堂室也卒窆而歸反哭於祖禰之廟
主人升堂求諸其舊所行禮之處主婦入室求諸
其舊所饋食之處反而不復見其親其痛於是爲

封音窆　慤音殻

甚於是乎弔之殷肻葬而卽弔於壙周待其反哭於廟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盖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兼盡所以欲從周也

二之字不同文章假借相形之妙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之北也殯雖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此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

首去聲

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釋所以北首之義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宿猶戒也虞祭名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於殯宮以安之也案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几所以依神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

舍音釋　離去聲

筵舍讀作釋奠置也釋置祭饌於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奠喪奠也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故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也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卒哭三虞後祭名三虞旣畢之明日行卒哭祭言無時之哭自此而止惟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吉祭卽卒哭之祭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也明日卒哭之次日也祔之爲附也祖父祖也祔于祖父者孫與昭穆同也變變易常禮也卒哭與祔皆

據正禮其或有故未及葬期而即葬者自此以往至於卒哭與祔爲日尚多則用後虞之剛日連接而祭至祔乃止蓋虞用柔日至虞後用剛日如丁日葬則巳日再虞庚日三虞此後每遇剛日皆祭故曰必於是日也接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歸依也期而小祥服練服殷人至此而後祔周用卒哭則太速矣孔子善殷以不急於鬼其親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茢音列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性辟惡鬼神畏之茢苕帚也可掃不祥臣喪未
襲之前君往臨之則使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
蓋爲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祓之也
臨生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故曰異於生也
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
所不忍言也劉氏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
周之末造也君臣之義非虛也寄社稷寄宗廟寄

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周末之記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離去聲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所以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自悲棄離居室求卽泉壤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卽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尚文事亾若存故殯於寢及葬而後朝廟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句○法○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句○法○章○法○

明器備而不用芻靈似而不爲人後世明器改而用生者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而至於用生人殉死者之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字○法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

爲去聲

隊讀作墜毋與無通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爲舊君服見儀禮齊衰三月章隊諸淵言置之死地戎首謂爲他國主兵來攻伐陳氏曰義起於情之所及而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而不生於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爲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爲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爲舊君之服者有不爲舊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古者進人以禮進之以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

禮退之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之惟恐其不高則若加諸膝擠之惟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應氏曰此與孟子告齊宣王語畧相類其曰戎首即所謂視君如寇讎也盖世衰君暴多虐其臣故以上下感應之理警其君爾若君子之自處與其所以教人則不容如是之薄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

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
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季昭子季康子之曾孫名强孟敬子孟武伯之子
名捷三臣倂叔孫氏而言也敬子初言食粥是也
又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四方皆
知之矣若勉强食粥而爲毁瘠之貌我雖能之然
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眞情而處此瘠乎不
若違禮而食食也

末食音似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司徒以官爲氏敬子公子許之後也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絰子夏絰而往弔非也子游之弔在改服之後乃出加絰而反哭之則中於禮矣即曾子襲裘而弔之義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

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
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
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以禮

晏子齊大夫名嬰字平仲个包也謂所包遣奠牲
體之數諸侯大夫皆太牢三牲九體諸侯分為二
十一段大夫分為十五段每三段為一包每遣車
一乘載一包故諸侯七包用車七乘大夫五包用

遣去聲 乘音盛

車五乘及墓埋之曾子稱晏子爲知禮謂禮以恭敬爲本也有若則譏其儉狐裘三十年不易是儉於已也遣車一乘是儉其親也禮窆之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窆之訖卽還是儉於賓也因言遣車之數晏子當用五乘而僅用一乘不知禮也曾子又謂晏子之所爲乃所以救齊國之奢非不知禮也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方氏曰以齊國之無道而以盈爲恥以齊國之奢而欲示

之儉則儉於其身庶幾其可也儉於其親不亦甚乎若管仲有反坫塞門孔子亦以爲不知禮則二子所爲雖不同其爲不知禮一也然以禮與其奢也寧儉言之則晏子之失猶爲愈矣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相去聲　鄉去聲　斯去聲　沾覘音

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噫不寤聲毋禁止辭斯此也沾爾者沾沾然之類率爾而專輒爲之也國昭子不聽子張東鄉西鄉之說而自主皆西鄉之說故先之曰毋謂我之喪而率爾自專之也禮分賓主而男女皆西鄉者賓主之禮也一說沾視也昭子言我爲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於此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尊主其事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方氏曰禮之

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哀遽之中亦必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位東婦人位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穆伯魯大夫名靖文伯穆伯子名歜經云寡婦不夜哭蓋遠嫌之道當然耳穆伯於敬姜夫也喪止

晝哭文伯於敬姜子也喪晝夜哭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以爲知禮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句法○章法○

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故言就公室諸臣家臣也內人妻妾也朋友諸臣不出涕而內人

皆哭失聲則平日所好可見陳氏曰以爲賢人必知禮矣故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觀其所行蓋信其賢而知禮也至死而後覺其曠禮乃歎恨之孔氏曰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按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供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

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
過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
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章法
季康子魯大夫名肥敬姜季康子之從祖母也不
飾謂衣褻衣也四方之賓嚴於舅姑不可以褻衣
見也敬姜以康子失禮命徹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

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
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
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
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
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

聲　猶音搖　辟與擗通　絞音文　蔞音柳　爲去聲　食音嗣　舍上聲　剌音

斬絶

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有子見孺子號慕父母而踊者謂喪禮有踊節我常不知其何為而然久欲去之今見孺子慕者孝子之情恒在於斯其事卽是何必為踊節乎其當去明矣有子一主於情故子游以禮正之謂先王制禮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為哭踊之節以殺之慮不肖之不及乎情也故為之興起禮文之物使睹物思哀以跂之此二者皆酌人情而為之也

次　訾音疵

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是乃戎狄之道耳中國禮道則不如是也若孺子之慕得無直情徑行者乎夫哀之與樂情本相生自有禮以節之也喜者外境會心之謂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鬱陶之情暢則口歌咏之也咏歌不足漸至動搖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違心謂之慍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怒來觸心憤恚之餘轉爲憂慼憂

戚轉深因發嘆息歎恨不泄遂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踴此亦哀之極也夫哀之極也非卽孺子慕者之眞情耶品節於斯是之爲禮所謂微情者也且人死則人斯惡之矣無復知覺人斯倍之矣聖人爲之制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欲人不見死者之可惡也始死卽爲脯醢之祭將葬則有包牲之遣旣葬則有虞祭之祀雖未見死者眞來饗之然自上世至今未有舍之而不行者欲使

人知死者之不可倍也先王制禮其深意如此所謂以故興物者也今子刺喪之踊節而欲去之是謂直情徑行而自異於禮道耳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

還音旋 竟音境 大音泰 嚭音痞 使去聲

杜預謂春秋以大宰名官者惟魯宋與吳則陳無大宰明矣豈非經文錯誤哉

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句法

按太宰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斬祀謂毀其宗廟也厲病人也是夫猶言此人指儀也多言猶善言也嘗試也太宰嚭當作行人儀二毛班白之人也不及斬祀重人也子謂所獲臣民也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祀殺厲及師出竟陳懷公使行人儀如吳

師夫差聞儀能言乃使太宰嚭問之謂出師伐人必得彼國之罪以顯我出師之名也今人稱我此師謂之何名乎儀名以殺厲之師吳欲反地歸子是矜而赦之也有無名乎謂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而非殺厲之師也此陳行人善於辭令所以能救敗亾之禍黃氏曰春秋之世以辭命相尚僥倖成功者甚多如晉陰飴甥對秦伯而釋晉侯曾展喜犒齊師而還齊侯之類是以後來一變

而爲戰國儀秦之術考諸春秋史記則知世道之變其所由來漸矣

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反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顔丁魯人皇皇猶栖栖也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慨感愴也息猶憩息之息不忍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反所謂如慕也顔丁居喪之善以其殺哀之有漸也

陳騤云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疎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艷敢奮飛於前乎如此章之事左氏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時君無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讙今書文作

雍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〇句〇法〇又酌曰調飲斯〇句〇法〇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

知去聲 蕢音快 飲去聲

此□蒲如之擅弓並十七字盡之

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字法）是以飲之也（章法）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勿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共音供　觶音志

知悼子晉大夫荀盈也盈亦作罃平公晉侯彪也

侍與君飲鼓鐘作樂也杜蕢春秋傳作屠蒯時爲
宰夫凡三酌者旣罰二子又自罰也坐跪也在堂
在殯也詔告也揚觶舉觶於君也盥洗而後舉致
絜敬也平公呼杜蕢而進之謂爾之初入我意爾
必有諫諍開發於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
後不言而出必有意存焉故問飲曠何說也蕢言
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死謂之疾日君不舉
樂若卿大夫未葬重於疾日是大於子卯也罰其

不告之罪是以飲曠又問飲調何也則以調爲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遠禮之疾故罰之也又問爾飲何也則以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共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自罰也平公自知其過旣命蕢以飲已又欲以此爵爲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言此觶乃昔者杜蕢所舉也

陳氏曰先王制爲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絰於膳則

不舉於樂則弛縣以至與歛往弔莫不盡禮是以柳莊之卒衛獻公不釋祭服而往遂叔弓之卒隱公不與歛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鼓鐘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噫三代之季賢者陸沈多矣及不得已而見於世故讓爵見於屠羊非書見於斲輪守官見於虞人商歌見於飯牛則善諫見於宰夫不為過矣

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作威福文子不佐其君賑窮而私爲粥不可也以死衞君於難專不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衞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衞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句法　章法

君靈公也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此其時也易代也死則諱其名故爲謚以代之夫子

戍音庻

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瑕丘恐不能脩班制觀孔子特取其㫖家臣而曰可以爲文則知此章之爲虛譽矣

楊用脩云沐浴佩玉凡四用而不厭其複使後人爲之則曰五人皆從之石祁子不從如此

指文子曾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此衛國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而脩舉之也按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内用情曰貞道德慱聞曰文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大小則貞爲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三字爲謚而章首獨稱文者文足以兼之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

駘音苔

豈不減省索然無味矣史記多此等文法

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句法人以龜爲有知也

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也沐浴佩玉致齊潔也兆吉兆也凡立庶者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駘仲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爲後者卜人但知齊戒以命龜而不知居喪無沐浴佩玉之理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

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爲之龜之獨兆於祁子其眞有知哉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蓋溺利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也專禮不謀利者人謀所與鬼謀之所從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

亢音剛　養去聲

妙

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句法於是弗果用章法

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弟卽子禽也定謂已議定所殉之人也下謂妻宰童婢之屬宰卽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子車在衛得疾家人不得致養故其死也其妻與宰謀以殉葬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人身自爲殉二人懼而自止西門豹止

嫁河伯事畧類此人能以人之痛癢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禮謂喪葬之禮菽大豆也熬豆而食曰啜菽陳氏曰君子之於親以其所以養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

養去聲　還音旋　稱去聲

雖三牲不足以爲孝葬在物不在誠則雖醯醢百
甕不足以爲禮若然則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
要在自盡而已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
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
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音法果班

獻公名衎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
林父甯惠子殖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公

從上聲　靮音的

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
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公使子鮮與甯殖
子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
公復歸于衛羈靮所以絡馬靮所以鞚馬莊之意蓋
謂居者行者均之為國不當獨賞從者以示私恩
陳氏曰楚昭王之賞從亾而及於屠羊說晉文公
之賞從亾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厚從亾而及
郊將班邑是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邇而不知

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靮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公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句法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

革讀作亟

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

也

以衣服贈死者曰檖裘氏縣潘氏二邑名萬子孫謂莊之後世也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雖在祭亦必入告及其死也果當公行事之際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檖之又賜之三邑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檖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屬猶合也聚也屬兄弟而命子欲使從也尊己不從父之亂命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爲魯卿垂齊地名祭

乾音干　屬音燭

去上聲

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禮以享尸以尋繹昨日之祭故謂之繹殷謂之肜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舞執干以舞也籥舞吹籥以舞也萬入去籥言此繹祭時以仲遂之卒但用無聲之干舞以入去有聲之籥舞而不用也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明日則不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

篇聖人以爲非禮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

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公輸氏若名爲匠師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椁

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

之而試用其巧技也機封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

般音班　封音窆

棺不用碑與繂也一説般巧匠當若方與小斂之
時預請封時用機也公肩氏假名初謂故事視者
比擬之辭豐大也豐碑謂用木爲大碑二各空其
中而入鹿盧於是以紼繫棺緘繞於鹿盧既訖人
各背碑負紼聽鼓聲以漸郄行而下之也楹柱也
雙立爲桓以楹代碑而法如之假言不可機封嘗
自有初始舊禮當從下二句即所謂嘗有初者也
嘗猶試也得字絶句自快足爲得有虧歉爲病上

二句責般謂爾以人之母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下二句閔季孫謂以其母以試爾之巧者彼孝子之心其有虧歉而病者矣乎者疑惑之辭而不質言也噫嗟歎聲一說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作一句謂爾欲以人母嘗試巳之巧事誰有强逼於爾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巳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巳巧則於爾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爾有所病又一說則豈不得

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巳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巳度人而知其不可也王氏曰言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見下陵上替成俗人不復以僣爲非矣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句法）息曰使之（字法）雖病也任之（字法）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

禺音遇　爲去聲

陸子徐云公爲昭公之子謀逐季孫以成乾侯之禍陷君父於難而不死至是乃死死後矣

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句法）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郎魯近邑春秋傳作郊禺人傳作務人昭公子公爲也息休息也傳作泣使役使也任賦稅也君子謂卿大夫也重傳作童汪踦童子姓名也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于郎禺人遇魯人避寇而負杖走入城保者倦而息于塗乃歎曰徭役雖煩賦斂

踦音紀

雖重猶當有親上死長之心今吾不能以此責國人矣若得上人協心禦寇猶可爲國今君子不能爲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我既爲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踦者皆往鬬而死於敵禮童子爲殤魯人見其死敵欲勿殤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而孔子以爲可也黄氏曰郎之戰曲在魯而直在齊是時三家柄魯既不能相君以義以絶兵端又不能爲君禦敵

顏淵贈子路曰去國則哭墓而後行子路之處顏淵則曰過墓則式過祀則下皆舉其所易忽者而規之也誠敬不忽于鬼神其於人道也庶幾乎

以紆國難故魯人欲厚汪踦而孔子與之所以深責三家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哭墓者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必有反國之期矣展猶省也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處猶安也墓謂他家墳墓祀謂神位有

孔子答子路問事鬼神一章可以此以參看

屋樹者二者人所易忽能式能下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黄氏曰哭墓展墓所以存愛於吾親行者之道也故爲去本國者言之式墓下祀所以主敬以安身居者之道也故爲留本國者言之古人離別之情於是爲至矣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

射音石　韔音暢

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商陽其姓名也弃疾楚公子名楚滅陳以其地封之故稱陳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手弓謂以手執之猶公羊傳所謂手劍也韔弓謂以弓衣韜弓也掩目不忍見也此朝及燕皆謂在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惟燕朝在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是朝不坐也燕禮

與去聲

獻卿大夫之後西階獻士而無席是燕不與也商
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令殺三人亦可塞責而反
命矣孔子謂其有禮者特取其善於追敗能節制
其縱殺之心耳非謂事君之禮當如是也按左傳
文楚子使五大夫伐徐以偪懼於吳也不見有吳
師之事又棄疾不與圍徐而當時與事者有囂尹
午陵尹喜而無工尹商陽且味其辭若有懟君而
不肯盡力者尤非人臣之禮孔子何取焉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桓當作宣宣公名廬卒于魯成公十三年含朋友之
之道襲賤者之事諸侯請在會者爲之含而曹人
乃使之襲諸侯從之皆不知禮也吳氏曰其時晉
霸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盖出於霸令也
襄公朝於荆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
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章法
襄公魯君名午荆楚封國之本號魯僖公元年始

含去聲

强上聲

襄公以中國之君受制外夷見留踰年其辱已甚魯謂區區拂柩之報為足以雪其耻乎

稱楚康王名昭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康王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遠於是以君臨臣喪之禮先之楚人覺之而悔已無及矣陳氏曰荊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臣之事臨荊人秦王屈趙王以鼓瑟而有擊缶之辱亦其類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成公名原卒在魯昭公之三年叔氏敬謚子叔敬叔名弓魯桓公七世孫也子服氏惠謚伯字名椒又名湫桓公六世孫也懿伯子家羈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也進書奉進魯君之弔書也介副也忌忌日也政謂公事敬叔奉使弔於滕適及滕郊而遇懿伯之忌日故欲緩至翼日乃入惠伯以禮曉之曰此國之政公事也不可以叔父之私忌而不將敬叔從之遂入今一說懿伯是惠伯之叔

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讎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又一說敬叔嘗殺惠伯之叔父懿伯故舊有怨忌嘗爲防備今敬叔使於滕惠伯爲介旣及滕郊是由滕之主人平日防備不復在已故忌其報仇見殺而不敢入惠伯遂開釋之謂今奉君命政令不報叔父私仇敬叔乃敢入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蕢尚人姓名辟路畫宮謂除辟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杞梁左傳作杞殖莊公名光奪左傳作隧狹路也或作兊肆陳尸也魯襄公二十三年

蕢音快　辟讀作闢　畫音獲

齊莊公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
梁華周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遇莒
子莒子賂之二人不肯皆以戰死故妻迎其柩而
莊公使人弔之其妻辭乃弔諸其室方氏曰與人
交於喪尤欲其至若夫弔人於道路之間者禮苟
從簡事苟從便而已豈所以用其至哉蓋非禮之
禮君子固不以加於人然亦未嘗受之於人焉此
貴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𪏆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𪏆魯哀公之少子顏柳人姓名撥以手撥榆沈而洒於道使輴車滑而易行也設謂設置撥榆沈之人也三臣魯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輴殯車也天子畫龍於轅謂之龍輴諸侯不畫龍止稱輴幬覆也

𪏆音吞　撥音鉢　輴音春　榆音于　沈音審　中去聲　學如字

天子之殯以蔽木爲椁設幬覆之諸侯則有幬而
非椁也榆沈榆木名沈卽瀋盖汁也水澆榆白皮
汁哀公欲設撥有若以三家之設爲比顏柳以三
家之設爲非盖天子諸侯之殯以輴車之重也故
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
輴則無用沈無沈則無用發矣三臣旣知輴之可
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取禮之不中者故顏
柳戒哀公之勿學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句法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句法

悼公母哀公妾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爲貴妾緦哀公因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此爲我妻故不得不服耳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爲去聲　與平聲

長丁丈反

季子皐郎高柴也犯躐而傷之也庚償也葬妻犯禾是爲成宰時事申祥請償民之禾是也子皐以爲邑長而犯民之禾無傷非也子皐未必然或記者傳聞耳陳氏曰不罪不棄者以犯禾之失小買道之害大也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立於其朝矣命稾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

使去聲　爲夫聲

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賓焉而不臣之也遠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為之服矣一說初試為士未賦廩祿者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君此二事皆與羣臣同獨違離之後則不為舊君服此則與羣臣異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

舍上聲

至于庫門

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形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象神也大歛之奠有筵無几及此虞祭始設几與筵相配也卒哭而諱死者之名則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自此而始矣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木鐸以命令于宮也其命之之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

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不諱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皐門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二名不偏諱禮文也其下記者釋辭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哭以喪服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以近廟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於祖

櫜高音　韔暢音

命辱矣赴車告赴於國之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
敗爲名與素服同義櫜甲衣韔弓衣甲不入櫜弓
不入韔示再用也陳氏曰兵法云若不勝取過在
已周官大司馬師不功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
已也此記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已也
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蓋其遺禮與
車曰赴車若告喪也不載櫜韔不忘戰也雖然義
則動不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沈船寘其膳以干戈

而哀二字如綴旒

相尋者乎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室先人之室謂宗廟也新宮魯宣公廟也神主初入故稱新宮廟火而哭哀神靈之不安也春秋書成三年新宮火三日哭正與此禮相合按胡康侯曰神主未遷謂之新宮則不當哭春秋書之譏也與此不同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句○法）哀夫子式而聽

柳子厚捕蛇者說本此一句爲一篇檀弓之文真丹頭哉

之使子路問之曰予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

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識音志）

於虎也（句法）

式而聽之聖人敬心之所發也子路家語作子貢

壹之爲言獨也謂獨似重疊有憂苦者異於常人

之哭之哀也方氏曰虎之害人機呂檻穽能制之

深宮固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機焉無

人名下著也者二字豈不詑異退之滕王閣記效之曰下加而字替豐字又新異又精彩

可逃之地焉此泰山之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其政之無苛也楊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句法）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

摯音上

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
結之民其不解乎〈章法〉
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執摯請見之摯禽摯也
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不可者周豐辭君
以尊見卑也我其已夫不强其所不願也墟墓宗
廟社稷無心於感民而民哀敬殷誓周會有心於
制民而民始畔疑周豐欲哀公脩敬信以感民而
已方氏曰禮義忠信誠慤之心則敬之道所自出

解佳買反

若直云喪不慮居

也固結之則以誓會而已苟無是心以涖之則結之雖固民亦解而散矣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唯其結之而聚故可解之而散若夫有以涖之則無所結也亦不可解矣黄氏曰禹嘗誓師誓非始於殷禹會塗山會非始於周周豐此言槩舉世變耳所謂殷人周人亦謂末殷晩周耳疏云紂爲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

□爲無後也豈不
簡省必提起喪不
慮居毀不危身二
句爲頭然後逐句
解其義不惟見上
二句爲古語又且
文字有層疊有照
應

爲無後也

厚葬以盡情孝也然必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哀毀以痛親亦孝也然必有節不可過爲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蓋家廢則廟不獨存上無以奉祖考矣身亡則莫爲之後下無以延宗祀矣心欲爲孝反陷於不孝此謂非禮之禮所以防賢者之過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
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
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
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季子吳公子名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
嬴博齊二邑名時季子奉命使齊而有私喪不敢
將柩以歸故葬於齊地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

深去聲 封如字 廣去聲 隱於刃反 還作環 號平聲

也時服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封築土爲墳也橫
曰廣直曰輪隱據也謂手可據也其坎不及泉其
封則下之縱橫僅足以揜坎上之崇高纔至於可
隱皆儉制也封墳已竟乃左袒其衣以骨肉復歸
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訖乃
右而圜遶其封且哀哭而遶墳三帀也號哭且言
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蓋骨肉資坤而成死則復
歸于土漸與土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故曰命

若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于天氣之中故無所不之也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至情冀其魂之依巳以歸也季子不惟適旅葬之節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王氏曰先王之制爲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至則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方氏曰坎深不至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

至於太高左爲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爲陰故還焉
以示凶孔子始言其習終言其合習存乎學合存
乎行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
夫骨肉之歸復於土魂氣之無所不之是人情之
所哀者然季子之號止於三則哀爲不足矣吳氏
曰按莊子書載秦失弔老聃之事以其三號而出
爲簡畧於哀詳此記文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
爲句是記其圜遶之帀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也

足行口哭二事兼弁圜逺之行既止而後號哭之聲亦止非謂但哭三聲也荆國王氏以此爲哀不足蓋誤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三與莊子書之三號同也況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亦經旬日或經半月或經兩旬遲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哭也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荆國天質偏厚慈愛

篤至賢者過之而不合乎中庸其長子旁死悲戚
不堪力辭相位以巳方人而議季子季子情禮兩
得無可議也方氏守王氏學亦祖其說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
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
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
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
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含去聲　易音異

王伯厚云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然則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

不敢忘其祖（句法）

考公隱公之曾孫考或爲定容居使者名弔含弔且含也坐跪也跪含親含也稱侯者徐君僭王自擬天子以考公爲侯也王含物使以含者求即行含禮也有司邾國之有司也易簡易也干猶迂也廣遠意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故稱祖魯魯鈍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但致命以含玉授主人徐君僭王其臣容居欲親含邾考

公故邾之有司拒之言諸侯之辱來邾國者臣來而其事簡易則行簡易之禮君來而其事廣大則行廣大之禮今臣來而欲行君禮是易于相雜矣我國未嘗有此也容居執迷猶自守其僭王之說言人臣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子孫事祖當光揚祖訓亦不敢遺其祖我先君駒王濟河西討疆土廣大凡使人弔含於他國者皆用此言今自我而不用是遺吾祖也如吾君何又言我乃魯鈍

之人非譎詐者是以不敢忘吾祖欲邾人之信其言也此著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不能終正當時之僭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句法）

子思之母嫁母也庶氏其所嫁之家也嫁母與廟絕故不得哭之於廟他室異室也以有別於正故

謂之他以義起之而已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祝大祝商祝也官長大夫士也以上之服謂杖服國中男女謂畿内之民及庶人在官者天下謂諸侯之大夫也以上之服謂衰服喪禮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有二焉杖服衰服是也杖

長丁丈反　刎音吻

以扶病祝在含斂力勞而先病故先杖言祝先則子可知矣官長視祝則逸視子則輕故五日而杖衰以飾哀國中男女服齊衰三月而除必待七日者俟殯後嗣王成服而後服也天下爲王緦衰既葬而除必言三月者既以恩之重輕爲先後亦以赴之早晩爲節量也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者畿内諸臣采地之祀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爲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

瑒曰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神

靈等其哀傷也黃氏曰天子棺椁未必待遠取諸

百祀不至而廢其祀刎其人亦恐記者言之過不

苟不至豈神之罪而廢其祀雖人之罪亦何至於

死苟其行此民將不勝擾豈所謂死無害於人者

耶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爲食 而食 奉食 之食 並音似 輯音

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黔敖人姓名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者憫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從就也謝謝過也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黃氏曰曾子之言乃舉世

集 貿音茂 奉上聲

千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豈在於其乎苟從
曾子之言謝而後食豈若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
雖一死而義存千古乎不然作記之人從而載之
使千載而下施小惠者不敢矜傲竊幸苟生之人
脅肩諂笑之輩聞其志則心寒股栗知所愧耻豈
不盛哉吳氏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
者之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

瞿音屨

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定公名貜且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惡莫大於弑逆是以人人得而誅之無赦之之理也洿窊也豬當作瀦水聚之名壞室洿宮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也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乃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不飲酒以示貶

壞音怪　洿音烏

損亦前引罪之義也黃氏曰春秋之時唯知無弑逆之事故定公聞其事而驚既自引咎又極言大逆無道宜盡除其迹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字法〕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章法〕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句法〕

獻鄭氏謂晉君獻賀恐非或曰獻文趙武謚也發

謂以禮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蓋發與落皆有始意張老亦晉大夫從之深爲輪橫之廣爲廣言輪以狹廣也奐謂室之華麗與煥乎有文章之煥通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輕者頸刑九京即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孔氏曰張老心識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

之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爲室斵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也既美其飾麗又防其更造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稽首謝過受諫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爲善頌文子聞過卽服而拜故爲善禱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敝帷蓋埋犬馬各隨其大小無蓋用席以義起君

畜音旭　封音窆　予上聲

之乘馬死則特以帷埋之不用敝也魯昭公乘馬
塹而死以帷裹之是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
在弗内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
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
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
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季孫魯大夫名斯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

閽昏弗之與同鄉向辟作
音　内内納　音　讀避

楊用脩云此狀也
子張氏之賤儒羞
爲之非參乎賜也
之氣象也朱子語
錄云入到人家馬
房做了模樣進去
出来又做甚嘴臉

辟之避去而縱之入也內霤門屋後簷也喪大記
君臨大夫之喪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
簾楹西北面東上今見公將降故辟位而少近東
也行者遠猶言感動之大也黃氏曰始爲閽人所
拒及既脩容不惟閽人下之避之卿大夫避位君
亦降等而揖此明禮容之不可不飾劉氏曰二子
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閽者拒而
後脩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閽人辭或當再請於閽

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威儀悚動之以求入乎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之外飾迺足以行遠耶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句法）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句法）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句法）詩云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陽門宋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司城官名
卽司空也宋避武公諱故改司空爲司城子罕樂
喜也戴公之後覘闚視也孔子善之以其識治體
也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致力之義救助微無也
引詩而言自宋觀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憂晉
而已若論其極則天下之大亦孰當之甚言人心
之足恃也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

匍服音匐

段熲裹一人之瘡而西戎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豈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能當信矣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禮爲父爲君皆斬衰三年莊公爲子般所弑而慶

而過之接得妙檀弓獨擅此妙他文未有也如云無不

父作亂其子閔公啓方時年八歲禍亂恐迫葬畢卽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不與虞祭卒哭之祭故羣臣卒哭亦除而不以麻經入庫門也方氏曰君以葬爲節臣以卒哭爲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皆不能三年則失禮甚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卷音權
過平

之也而遂行請見之而曰不可盡似重有憂者而曰然而字本是虛字却作過接有力用形併俱妙尾礫亦道也也着而三字在中連用語助豈尋常文字可到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句法）

沐治也原壤母卒夫子助之治椁壤登已治之椁木而言久矣我之不托興於詠歌之音也如貍首之斑然言木文之華彩也如執女手之拳然言木質之潤澤也壤之廢敗禮法甚矣夫子佯爲不聞過去以避之從者見其非禮謂夫子當絕其交夫子則言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之

聲　從去　聲

嫌於評論先輩故
婉其辭多少曲折
泯妙

道尚得與之和睦與我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與之往來言原壤之不當絕也方希古曰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天下之大故孰有甚於母死而歌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吾不知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

并去聲
植直吏反

晉人一句在中結上生下乃杠千斛鼎之金鉉也謂文子知人正是見其所取於前知其所舉於後也非此一句成折腰矣予觀檀弓之文載晉事尤妙如申生事知悼子卒事秦穆公使人弔重耳事晉獻文子成室事及此節皆妙絕古今超文人蹊徑之外宋人謂春秋戰國之世楚多文人如倚相觀射父屈原之流然豈知晉之文人尤高乎楚之文深雄奔放有霸國之氣晉文曲中肆隱乃有先王之風矣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句法）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句法）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句法）焉

趙文子即趙武也叔譽叔向也名肸作起也謂復生也歸猶從也言卿大夫之死而葬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與衆大夫誰從乎文子設

勝平聲　屬與囑通

爲此言蓋欲與叔向論前人賢否也叔向以陽處父爲對處父晉襄公之傅弃者兼衆事於已是專權也植者剛强自立之意所行如此卒爲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不智也叔向又稱子犯可歸文子言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授璧以辭此蓋爲他日高爵重祿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也豈顧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文子自言我所願

歸其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左傳稱武子於晉國無隱情是利其君也又稱其家事治是不忘其身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還晉卒不見而歸卽此委曲以全其君與友亦不遺友之一端也武子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智異夫處父矣有謀身之智又有不遺友之仁異夫舅犯矣此文子所以願歸之也晉人稱文子爲知人記者遂因其言而并記

其行中身也讀如儀禮鄉射記弓二寸以爲侯中
之中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吶吶聲低而語緩也管
鍵也庫之藏物以管爲開閉之限故曰管庫管庫
賤職也文子其身退然如不勝衣而其所爲足以
勝大事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而其所舉足以
盡衆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餘家衆而難
辨文子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謬豈非長於知人
哉且其所舉甚衆而能不有其舉之之恩生不與

之交利死不託之以子則廉潔之至也蓋亦幾於隨武子矣按蕭魚之會文子盟鄭伯而鄭不復背晉者四十年則信賢矣然觀會宋先楚之事則中國不競而霸業隳觀朝不謀夕之語則年未及艾而偷惰形觀醫和觀疾之言則君淫致疾而相道失且成室礱椽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文子始奢僭甚矣蓋其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以學故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

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
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叔仲氏皮名魯叔孫氏之族也子柳皮子也其妻
子柳妻也衍皮弟也學教也謂以禮教之也魯鈍
也衣當作齎繆絞也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首絰
皆然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也環絰一股
弔服之首絰也叔仲皮嘗教其子子柳而子柳猶
不知禮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婦人猶知爲舅

繆音樛 繐音歲

齊衰而繆經衍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乃告子柳使易總衰環經因言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服人不吾禁今亦當然蓋徒知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而不知總環非齊衰之制也子柳從之雖受教於父反不若愚婦人之所爲也陸氏曰據文子柳乃叔皮之師其妻乃皮之妻妻爲夫叔仲皮衣斬衰而繆經而叔仲衍以告子柳請以其妻爲兄總衰而環經且言其妻嘗爲吾姊妹亦服

此民謡也比興似大東之詩又似龍尾羊裘隱語庾辭三則字有精神

繐衰然禮於夫之姑姊妹有服於夫之兄弟無服

仲衍之請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成邑名孟氏所食采邑也匡背殼似匡也范蜂也蜂頭有物似冠蟬蜩也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蟹自有匡非爲蠶則績蟬自有緌非爲范則冠

三句之中連用五吾字纍纍如貫珠

成人自畏子皐爲之衰非爲兄則死也此成人之謡也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皐之風者悍夫悌故兄弟不爲衰而今爲之衰也仲尼用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焉蠶績范冠之謡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不出於誠心亦以善子皐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弟之俗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

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强勉至五日以非眞情而悔之不欺也曾子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悔者非勉强故也一說子春以孝聞于曾氏之門者悔之者悔其過制也所以過制者非禮也情也故又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用吾情則得吾情吾情至而哀痛深有不自知此所以過制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然猶焉也或曰問其所以然也暴曬也尫者瘠病之人仰而暴之冀天哀之而雨也酷虐之事非所以感天故言不可巫女祝以舞降神而祈雨者也

雨去聲　暴與曝同　尫音汪

爲去聲

巫能接神冀神閔之而雨已疏言甚迂闊也徙移之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古者建國前朝後市國有大喪則庶人憂戚爲之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徙市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其求之已而不求之人故可其說按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衣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

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是歲也饑而不害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而謂徙市爲可則亦已踈矣

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則爲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尫與巫豈不惑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衛之合葬以物隔兩棺之間猶生時男女隔居處

也魯人則合并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

不須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檀弓述註卷之下　終